

青照堂叢書次編

二 詩地理考



07183

青照堂叢書

劉捷三利鈔存 姪照清校梓

御案七經要說

禮記

朝邑

李元春

詳編

男來瀚校字

大傳

禮不禘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

干祿及其高祖

鄭氏康成曰凡大祭曰禘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

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

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大傳

一

靈威仰也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沆配五帝也大事

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干猶空

也空祿謂無廟祿祭之於壇墀 孔氏穎達曰空祿

及其高祖此對諸侯為言言支庶為大夫士者耳若

適為大夫亦有大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

與大祖之廟而三是也 方氏慤曰此禘也或謂之

肆獻裸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獻裸

周禮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謂閒祀中有此二者為

大耳非三名也肆獻裸謂朝踐天子凡祭皆有之以

肆獻裸爲禘亦誤

大夫三廟則高祖無廟可祀故鄭爲壇墀之說然據祭法壇墀有禘則祭不言禘也王制大夫有大祖廟則亦禘於太祖廟耳何壇墀之足云寇戎說亦未確至王制言太祖廟祭法言皇考廟二說蓋傳聞異辭耳又案程子曰高祖有服不祭甚非故大夫三廟其昭穆二廟實具四世之主雖於經無據然以程子說推之則大夫士並宜祭及高祖但限於廟制無高曾二廟則立高祖之主於祖廟立曾祖之主於禰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大傳

二

禮以義起義自可通則昭穆二廟實具四世之主其說亦未可厚非也但大夫有時祭而無禘必有大功見察於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禘及之爾

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大王王季文王理宜追王惟當柴於上帝祈於社之時遂率諸侯行之若曰此皇天后土之所命而諸侯共承之非子孫之所敢爲也

鄭據緯書謂文王稱王九年孔又據緯書謂文王尊后稷配天追王大王王季李氏并謂文王追王后稷

史記述舊傳言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考書泰誓止稱文考武成乃稱文王金縢篇言若爾三王逸周書言一月甲子入殷乙丑復於軍二月辛亥告於天宗上帝祀大王王季文王是追王在克商後一月古人謂行主爲公禰故人遂誤爲載文王主也中庸言周公追王者周家制作皆出於公故係之公耳孔氏必求其說謂周公追王乃改葬以王禮未必然也縱周公於大王王季之墓高其封大其域亦不得以追王名之國語言昔我先王后稷猶詩言左王桓撥亦臣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大傳

三

子之統辭李氏謂文王追王后稷亦無據之說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

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上治下治旁治總在治親一條內而治親一條內卻

分四事上治尊尊下治親親不待言矣旁治中卻有

長長及男女有別二等合之以食序以昭穆所謂同

姓從宗合族屬所以長長也別之以禮義所謂異姓

主名治際會所以厚別也如此則通篇血脈貫通別

之以禮義一句孔氏謂通結上三事馬氏陳氏專屬

旁治一事方氏又以序昭穆別禮義皆通上三事於義皆可通而要不可若直注男女有別爲確卽後服術之六三曰名四曰出入亦大都在男女中也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

記義蓋謂兄弟非父道子道之可稱故其妻亦不可謂之母與婦而世乃有稱弟之妻爲婦者是降其弟屬之道將嫂亦可爲母而以兄屬父道乎甚言其不可之意而鄭孔反以稱弟婦爲厚別似非經意考爾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大傳

四

雅女子謂兄之妻曰嫂弟之妻曰婦男子無文以男女有別最重同等之嫌而兄公與弟之妻尤必無際會也後世假女子之稱以相稱而稱兄妻曰嫂於弟妻曰弟婦以別於子婦豈所稱無於禮者之禮邪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禮所以別嫌疑嫌之易生者莫甚於男女故記於主名治際會三致意焉其曰周道然者尊王制也亦自

相答耳。雖前世或不。必如周之嚴。而謂殷爲五世。以後可通昏姻。果何所據乎。注疏倡之。諸儒聞之。至援堯舜以證。尤謬。故直削之。鄭氏以庶姓爲氏族繫之。以姓爲正姓。其義固然。然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六曰從服。

鄭氏康成曰。親親。父母爲首。孔疏次以妻子。尊尊。君爲首。次以公卿大夫。名世。母叔母之屬。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

孔疏及出繼爲人後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爲妻之

言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大傳 五

父母妻爲夫之黨服。孔疏從服下有六等。鄭畧舉夫妻相爲而言之。孔氏

穎達曰。此明服術之制。馬氏晞孟曰。術者言其所由服之制。有五而術則有六。其詳至於如此者。所謂喪多而其服五。上附下附是也。親親者。門內之喪也。門內之喪。則必以恩掩義。而以父母爲首。故爲父母。斬衰。此親親之重也。尊尊者。門外之喪也。門外之喪。則以義斷恩。而以君與臣爲首。故爲君。斬衰。此尊尊之重也。名者。自彼而適我也。出入者。自我而適彼若。姑姊妹之服是也。從服者。言其以類相從而非正服。

也 吳氏澄曰服術謂聖人制服之道其一親親承

上人道之親親下治子孫者而言 案子至親也為長

衰期下而適孫期衆孫大功九月 又下而曾孫空孫並總麻三月 由子以下皆親親

之下殺也其二尊尊承上尊尊上治祖禰者而言 案

至尊也斬衰三年父之上祖齊 衰期上而曾高並齊衰三月 由父而上皆尊尊之

上殺也其三名其四出入承上男女有別別之以禮

義而言名者彼女來配此男 案母父之配父在期父

齊衰期父不在加以杖妻則為夫斬三年婦者子配

故服大小功伯叔母名同於父之配視已尊一等故

期兄弟之子婦同於子之配視已卑一等故 出者此

小功惟兄弟之妻不可同於已之配故無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大傳 六

女往配彼男 案姑姊妹女子在 入室齊衰期出嫁大功入者已嫁而反 案

被出或無子來歸 其五長幼承上長長旁治兄弟而

言 案昆弟相為服期而一從 由長而上又有旁尊之

大功再從小功三從總麻 上殺 案父之昆弟為從父期再從父小功族父總麻

祖之昆弟為從祖小功再從及曾祖之兄弟皆 總 由勿而下又有旁卑之下殺也 案子行兄弟之子

總孫行兄弟之孫小功從 道之四親非親而服者不在此數其六從服謂非已

孫總親兄弟之曾孫亦總 之正服從於人而服也故殿於五術之後此篇專言

治親制服之正注以尊尊為君服失之

吳氏所論於本篇脈絡最爲親切。但本篇所述與喪服傳文同者五，而喪服傳言父至尊也，君至尊也，則鄭所舉該喪服傳之全，吳所舉乃本篇之旨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仁義之道皆根於性命於天，而義又自仁出，蓋義卽仁之宜而敬卽愛之隆也。人之初生本於父而已，由父而上之，至於祖則本之本也。然親之名盡於高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大傳

七

之制亦盡於高聖人，非不念再上之有始祖有始祖所自出，然而服盡於此者，恩有所窮，以義斷之也。若分仁與義而對言之，則仁主於愛，義主於敬，愛施於親，敬施於尊，二者相權互濟，而要以仁爲本，愛莫隆於父之親，故爲父三年而上殺之，至於高曾止三月耳。蓋以仁論則至於祖名曰輕，然於祖不敢服以功總之輕而必爲之齊衰，以仁雖輕而義則重也，乃爲高曾止齊衰三月而下隆之，至於祖而齊衰期至於禰而斬衰三年，蓋以仁論則父重，卽以義論至於父。

亦名曰重蓋仁者義之本仁重則義愈重也其輕其重各得其宜是乃所謂義也故曰其義一也鄭氏謂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謬矣本文何嘗曰自義率祖至於禰名曰輕乎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此爲下宗法引端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此別子之義所由立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

繼祖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大傳

八

小記言庶子不祭祖爲不爲長子斬發庶子不祭禩爲不祭殤與無後者發也故文意重複而義各有主大傳直就小宗之庶子推起曰庶子不祭明有繼禩之小宗子在也其爲繼祖繼曾繼高者各有宗子則各不得祭以明其宗朱子所謂語雖簡而事反該悉者此也然鄭氏所云亦自明析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禩者爲小宗

別子天子諸侯之庶子也雖與適子同出而諸侯不得祖天子則別於正適之天子而爲諸侯之始祖大

夫不得祖諸侯則別於正適之諸侯而爲大夫之大
祖故曰別子爲祖其後繼此別子者爲大宗故曰繼
別爲宗若不能爲大夫而止爲士則不得爲大祖而
其子繼之但爲繼禰之小宗而已蓋宗子之立以爲
祭也族人不得祭始祖而得宗別子之世適以共祭
故大宗惟一非高祖之世適不得祭高祖非禰之適
亦不得祭禰故必宗高曾祖禰之世適以祭故大宗
一而小宗有四大宗以祭別子故百世不遷小宗至
高宗服盡不祭故五世則遷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大傳

九

天子諸侯不可以宗言上記所謂不得以其戚戚君
位故惟繼別者爲大宗也如呂氏大臨說則有兩大宗
矣未安

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敬宗故族無不收所謂繫之以姓而弗別者如此此
宗百世不遷則昏姻百世不通矣

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故有別子爲祖
繼別爲宗之法而記乃云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則
諸侯仍得祖天子大夫仍得祖諸侯矣且斷無別子

爲祖而別子之所自出反稱宗之理朱子據鄭注無
文而疑之所自出爲衍其說是也孔疏旣混吳氏

澄

乃以三大宗七大宗言之豈知大宗未嘗有二而何

三與七之有邪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

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

義自仁出尊祖之義原出於親親之仁則自仁率親
等而上之至於別子爲祖以仁爲本乃見義有所當
尊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以義相形愈見仁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大傳

十

有獨重則雖一從再從以至絕族而大宗百世不遷
者孰非此仁之所貫注乎是故人道在親親聖人治
天下所爲必自此始也

少儀總說

陸氏佃曰內則曰十年學幼儀此篇其類也 朱子

曰小學之支流餘裔 又曰此篇言少者事長之節

注疏以爲細小威儀非也

如朱子說則此篇本爲幼儀而作但所記者雜耳觀
首節教少者而因及敵者瞽者可見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

陸氏佃曰不得階主亦辭也若曰固願見不得階主而前耳 邵氏困曰恐不得將命者道達爲之階主凡言曰者皆當冠以辭字特標之首句以示後之爲省文也王石梁屬上句反隔不得階主鄭注爲正陸說卽士相見禮曰某也願見無由達之意亦是但與注別附存之以備一義邵說亦然黃震以主字屬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禮記少儀

十一

句失與王氏詞又禮未有已殺而反尊其辭者或說非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卽有之矣

此與曲禮文凡賓主授受皆然注疏專屬尊者與受立授坐義不合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以可疑之事處已以機械之心度人二者皆非誠信之爲願慕人之貴富必入於求訾毀人之重器亦近於伎二者皆非重厚之道故君子皆不爲此節與後不窺密一例孔疏粘定上賓主之辭費解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埽席不以鬣執箕膺搗
孔氏穎達曰此論主人爲賓灑埽之事汜廣也大賓
來外內俱埽謂之埽小賓來則止埽席前名曰拚也
此與曲禮爲長者糞義同大約是幼儀孔必粘定賓
主亦拘

手無容不矜也寢則坐而將命

手無容鄭注以爲端懿其所該者廣矣豈特不持矜
哉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面

青照堂叢書

次編

七經要說少儀

七

拖諸帟以散綬升執轡然後步

曲禮授綬疏云左手執綬轉身向後引君上車是謂
君升則向後面君以授綬今君未升故背之面向前
耳此疏乃云君升僕背君面鄉前則與曲禮疏說不
符朱子非之是也今卽其說論之若謂申且拖在君
未升車之前則君尚未出不可謂背君若謂在君升
車之頃則授者旣有不得不向君之勢又君綬已授
之君手何由申而拖之若謂在君旣升之後則君已
在左與僕並立又何背君之可言且升後君自執綬

亦無事僕之申而拖之也君由後升之下疑有闕文其申面拖帶當在以散緩升之後蓋爲君升授緩而設耳又案記曰執君之乘車故注疏專就君言但僕者卑切者之事朱子以爲僕之通法以少者御長亦然故屬之少儀也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

請見不請退句當在下節君子欠伸上見亦有退之時如下文所云是也朝廷三句蓋因言退而并及之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少儀

五

入請入官所謂學而後入政也諸說俱以量爲量人然自量爲要不度德不量力而任人家國事能無敗乎子使漆雕開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可謂能自量矣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朱子曰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舊事旣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也戲色謂嬉笑侮慢之言

窺人隱密之事則姦旁與人狎昵則褻於故舊道其

盛則近於援道其失又鄰於薄戲色如笑顰不謹瞻
視不尊則輕且忽皆所當戒也

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怠兼志與事言始備方以怠屬事輔以怠屬志要未
有志怠而事不怠者欲振其事先振其志

母拔來母報往母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

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毋訾衣服成

器毋身質言語

疾速而來急遽而往其失在威儀亦知其心之不固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少儀

兩

也妄想而瀆亂其神明憚改而循其邪枉意度而測
所未至皆用心之失衣服器用既成而訾惡之事理
未深曉而以身質之則於物理事宜必失其當要亦
心之無恒與不慎爲之也故必皆戒之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

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

美肅肅雍雍

言語穆穆則不淺露皇皇又不深晦祭祀齊齊則思
之一皇皇又求之專皇氏謂孝子祭祀心有繼屬讀

如歸往之往不必然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此與曲禮所記惟問天子之年國君之年與此問國君之子長幼異耳若問大夫之子以下一也而多異辭者各記所聞耳應氏以曲禮爲旁自相問此爲問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少儀

五

其子於父非此亦旁自相問應對之辭令則然也其不言天子庶人亦文畧耳必句求其所以異卽鑿矣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

拜爲喪主則不手拜

肅拜者但俯下手如今時擡是也手拜先屈膝跪手至地首亦至手特不至地所謂空首也舅姑旣沒三月廟見則婦扱地先屈膝跪手至地而首亦至地如男子之稽首也爲喪主而稽顙則如稽首而開兩手顙直觸地而無容矣

葛經而麻帶

此亦因婦人爲喪主不手拜而及之言不特拜不同
婦人葛經而麻帶亦與男子之麻經而葛帶不同義
各有取也若謂婦人質故腰帶不變則男子首經不
變謂何

取俎進俎不坐

此亦由便與受立授立不坐義同明堂位周以房俎
是俎有足也鄭引弟子職明豆有柄不坐與俎之有
足者不坐一耳陸氏以俎無柄應坐而以此爲卒哭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少儀

去

禮無據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

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貳佐皆副也所謂散文則遍對舉乃別耳以經云式
不式推出尙敬尙武以尙敬尙武推出朝祀戎獵鄭
孔義自正檀弓云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
車五乘數與此恰合大約諸侯雖有三等舉中而上
下可知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

劍乘馬弗賈

此因君子之貳車而併及服劍凡人皆然不專指僕者曰君子曰有貳車者其言互備貴貴尊賢禮在則然耳

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鼎不可執曰執以將命者執肉非執鼎也

犬則執縶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食犬無名故不問亦食犬輕授受固不必以擯與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少儀

七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母放飯母流歔小飯而亟之數噉母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燕侍食謂主人客之而用燕禮客自卑而以侍食之禮自居也賓主之禮主人親置則客親徹今雖不親置而親徹用侍食禮也辭則止成燕禮也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俱與遵不同遵尊也尊於賓者也儀禮曰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一人舉觶乃入席于賓東其先不入以

不爲賓不干主人正禮也若僎則主人之副貳故曰
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與輔賓之介相對非遵之比
鄭特因僎爵無考故改僎爲遵而以鄉飲酒禮爲此
僎爵之證但不曰僎爲遵字之誤而第曰僎作遵不
幾混僎與遵而一之耶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此方調齊故居之於左爲便若陳列則曲禮云羹居
人之右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少儀

六

贊幣自左若聘禮宰于公左受幣是已詔辭自右若
覲禮太史致命太史在右是已辭謂辭命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

祭左右軌范乃飲

此軌爲轆頭與轍跡之軌迥別注疏說甚明輔氏合
之誤矣

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

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此主人之禮則然客則至讓而出主賓各盡其道也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呬而對

訓洗盥陸氏有據依疏義似過嚴然孔子升堂屏氣似不息則事親師亦必不敢以氣直觸之也

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

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個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牲豕則以豕左肩

五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少儀

九

孔氏穎達曰此明致福及膳於君子及所膳牲體之數凡初遣使膳告君子之時主人自省視飲食多少備具於阼階南稽首拜送使者反亦在阼階南面再拜稽首受命曲禮云使者反必下堂而受命是也其體以下明所膳數也若得大牢祭者則用牛膳周貴肩故用左肩九個者取肩自上斷折至蹄爲九段以獻之也臂臠謂肩脚也禮得少牢者則膳羊左肩折爲七個大牢惟牛少牢惟羊並用上牲不并備饌也若祭惟特豕亦用豕左肩五箇也方氏慤曰膳夫

所謂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是已授使者與反
命皆再拜稽首則敬之至也止言膳告而不及致福
致福尤敬不嫌其不如是矣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少儀

辛

命皆再拜稽首則敬之至也止言膳告而不及致福
復稽首祭而後致福告交而報之是日射則再拜也

青照堂叢書

劉學向鈔存

姪振清校梓

御案七經要說

禮朝邑

李元春詳編

男來南校訂

學記總說

此篇家有塾至九年大成詳言先王學制大學始教至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皆教者之法察於三者有志於學察於四者有志於本皆學者之法至言大道至道言敬道信道言辨志先志言敬業孫業無非所教所學之事而石梁王氏謂此篇不詳言先王學制與教者學者之法亦近誣矣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學記

一

首節自發慮憲至其必由學乎

就賢親之也其疏遠之士則疑於不能親矣而又重之以一體之義則跡雖疏而情自洽衆之所以動也才藝廣遠說終不若朱子疏遠義於就字體字及動衆字尤有關會耳戴氏溪主學校言雖亦化原之所不然古人有身爲表儀而風俗自登者則不如諸家說之周致也 又案君子有德有位之通稱孔氏專以天子諸侯卿大夫言已不免於拘墟至分訓君與子之義則鑿矣

次節自玉不琢至其此之謂乎

此篇分章宜從朱子右一章言教學之重一篇之綱領也

三節自雖有嘉肴至其此之謂乎

上章言教必由於學此言教亦所以為學上以本末之序言此以內外之合言也

古之教者節

鄭氏康成曰術當為遂聲之誤也

案或曰遂術二字古通用春秋秦伯

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里十為術術十為州術音遂術字從行遂字從彡皆人所經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學記

二

行之地

陳說本周禮經文以斷術之為州其說可據至術之作遂於古雖有明徵而遂之有序於經實無可考自孔氏言之則竟以黨屬之遂矣是當並以疑存之

比年入學節

此章詳言教學之事中年考校非三年大比孔疏本明一年謂入大學之後一年吳氏合小學在內非也入大學二年而即望其大成不太欲速乎

大學始教節

此章歷數大學之教法而明其義見教者所當先也
禘祭王制祭統並云夏郊特牲祭義並云春以諸經
考之似夏禘爲正此言卜禘視學者大約在每年夏
祭之後天子視學亦使有司考拔之也孔疏以爲五
年大禘陳氏祥道以爲三年吉禘吳氏澄以爲周前
春祭名禘或云祠字之誤恐皆非

今之教者至其此之由乎

吳氏澄曰數進謂數進之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
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學記

三

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爲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是
使之不由其實教之不盡其能也不觀其已知已能
而進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於人者先後失宜故
曰悖不俟其自知自能而強之以必知必能是其求
責於人者淺深莫辨故曰悖

鄭氏康成曰言及於數謂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

有所法象而已隱不稱揚也不知其益若無益然

朱子

曰數謂刑名度數言及於數欲以是窮學者
之未知非求其本也注疏法象之說恐非材道也

按輔氏廣曰隱不安之意

此章言教貴使人得其安也誠在我材在人由其誠所謂誨人不倦無行不與也盡其材因人而施或成德或達材也 又案鄭以言及於數爲句據吳氏以數進言之則以多其訊言爲句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爲句也其說明妥視鄭說爲勝輔氏不安說支義雖順究非隱字正訓附存之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節

此章言教必知興廢之由而後能啓其志防其邪也

善歌者節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學記

四

此章言教當使人有自得之妙朱子合上爲一章總以上五章皆言大學教人之法倫則有所持循安則無所乖忤善喻則誘其心知失則當其病繼志則使自得之皆教之善也其法進而愈微然非出於躬行心得之餘亦無以爲教也故善教必由善學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節

案鄭氏康成曰美惡說之是非也 孔氏穎達曰隨器與之是至學之易隨失而救之是至學之難罕譬而喻言約而達是爲美反此則爲惡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大君者天下之師邦君者一國之師下至黨正族師其爲民長者亦無非師故必能爲師然後能爲長爲君是言其理之一必判作三項人則滯而難通矣難易美惡注疏亦未確當以張子及陳氏說爲正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節

此章言師道所繫之重以申上章建國君民敎學爲先之意

善學者一節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學記五

朱子曰相說而解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胡買切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又曰從容注說非是正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此又一義也並存之

記問之學節

此章言敎學皆貴有心得之機以申前敎學相長之意又案力不能問孔疏以憤悱言是所謂憤而啓悱而發也一貫之傳是大成事不應舉以爲證

良治之子節

此章言學必有漸乃底於成以申前小成大成之意
鄭氏治弓之說謂易者生於所習與始駕在前習見
一例如應說則未爲治先爲裘使自易以至難則古
未有攻皮之工進而爲攻金之工者也

古之學者節

此章極言教學之重以申大學始教五章之意疏以
水火金木土之官爲五官張子從之然不若戴氏溪
視聽言貌思之說爲長

君子曰節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學記六

此章言學者務本以終一篇之意大時不齊謂如孔
子仕止久速各當其時與上三句一類恐不應獨以
天時言

樂記總說

漢河閒獻王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二十
四卷成帝時王禹獻入秘府其書遂亡此乃劉向校
書時所得與河閒獻王所采絕不相同蓋獻王所采
者其事此所陳者義也史記樂書全用其文或謂褚
少孫所補褚與劉向同時必劉校定後褚取入之耳

又攷史記與此目錄次第各不同孔疏言鄭目第三樂施第四樂言第五樂禮與劉目錄正合而今易之疑傳鄭學者南皇北熊孔疏以皇爲據則易鄭次者或皇也今分篇如其舊而以異同附見之

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

案孔氏穎達曰若外境親屬死亡心起愛情愛情在心則聲和柔也

疏此語恐誤親屬死亡必哀心感而聲喑殺矣有何可愛而聲和柔乎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七

鄭衛之音節

宮濁羽清宮大羽小而清之至則愈微渺可愛孔子所謂鄭聲淫季札所謂其細已甚率羽音多卽此所謂比於慢也若衛則季札稱其憂而不困自必差勝於鄭而詩小序摘衛采唐一詩以實桑閒鄭又謂濮水之上地有桑閒合桑閒於濮上嘗攷路史桀作東音操北里大合樂桑林孔疏亦云桑林之閒是桑閒桀樂濮上紂樂其爲亡國之音坦然明白於本文亂世之音亡國之音二等亦瞭然矣

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

鄭謂禘重禘輕故以此爲禘其實追享朝享皆大饗也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本文性之欲卽所謂情也未見不好處到下節窮人欲欲字則失性矣孔疏以性之欲爲貪慾貪字疑衍

右樂本章凡十四節

案孔氏穎達曰此章論樂本名爲樂本者樂以音聲爲本音聲由人心而生也張氏守節曰此章分三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

八

段第一段明人心感樂第二段明樂感人心第三段自凡音至反人道應樂感人心自人生至王道備應人心感樂

此章分四節第一節言樂之乖和本於人心所感之邪正第二節言人所感之邪正本於政治所行之得失第三節言先王制禮樂以平人心之好惡第四節又推本於人生而靜之初見好惡之失其平皆由於物感而非先王無以平之也

仁以愛之義以正之三句

所性之理不外仁義兩端仁主親義主敬而樂之和
卽仁樂之敬卽義聖人仁育天下義正萬民好惡刑
賞未嘗不用義而化民善俗總以行仁此禮樂之所
以同源而用亦實相濟也陳氏澔謂仁義爲禮樂之
輔恐未然

樂由中出節

樂之文亦外見而欣喜歡愛之情實本於中故靜禮
之義亦根心而等威隆殺之儀具見於外故文惟樂
由中出故雖有五音六律之繁而總一人心之和是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

九

其本固易禮自外作故必極三千三百之詳而總致
吾心之敬是其本亦簡也此簡易字與易乾以易知
坤以簡能同直探禮樂之原不當專在器物上說

樂至則無怨節

上言禮樂之本原此乃言用禮樂者之能事大樂必
易則有一物不在太和之內卽不易而非樂之至大
禮必簡則有一物不歸主敬之中卽不簡而非禮之
至故必由已達之至暴民不作刑可措諸侯賓服兵
可弭而天子絕無所怒則天下俱化於無怨而後爲

樂之達必躬行率之至海內父子之親無不合長幼之序無不明乃爲天子敬身以敬四海則天下俱化於無爭而後爲禮之行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 又案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也以敬四海之內卽書所謂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也蓋謹守此禮而推廣之是之謂敬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當在合字上恐非

幽則有鬼神

鄭注於鬼神先以天地言後以人鬼言其說未純自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十

當以張子朱子之言爲正

故鐘鼓管磬節

此一節申上殊事異文之意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節

此一節申上合敬同愛之意見知禮樂之情之難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節

樂不僅與天地同和究其本則樂卽天地之和禮不僅與天地同節究其本則禮卽天地之節天地具自然之禮樂而聖人之禮樂由是而興天地無心而成

化聖人有心而化成其自然者一也若曰自我制之作之則過而暴亂生矣與者順其自然之謂

右樂論章凡十一節

案孔氏穎達曰此章凡有四段自首至民治行矣爲第一段論樂與禮同異將欲廣論先論其異同也自樂由中出至則禮行矣爲第二段論樂與禮之功論同異既辨故次宜有功也自大樂與天地同和至述作之謂也爲第三段論樂與禮惟聖人能識既有其功故究識也自樂者天地之和至則此所與民同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上

爲第四段論樂使上下和合是爲同禮使父子殊別是爲異也 張氏守節曰一段說樂體二段說樂功三段說聖人識禮樂之情四段更說其情狀

此篇劉向本作樂論第三篇劉向本作樂理蓋承首篇樂通倫理之意而申合之也倫之言綸也比其類而合之故禮樂之爲同爲異分而合情飾貌則合中出外作分而揖讓而治天下則合和節分而合敬同愛則合和序分而禮樂之情則合皆於分處看出合處求以明樂通倫理之意

王者功成作樂節

樂之備由於功之大則戡亂繼治各有其功必不以千戚之舞爲備樂可知禮之具由於治之辨則準今酌古各有其治必非以孰亨而祀爲達禮可知以起下聖人所以遞變之故孔疏尊五帝而卑三王恐非本義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以二氣言則天地之形常定定者陰之精也禮也天地之氣常流流者陽之動也樂也以一氣言則天之資始無形神之伸也樂也地之資生有質鬼之歸也禮也鄭孔以神鬼屬聖賢說未確

天尊地卑節

天尊地卑卽上天高地下卑高動靜方類物羣卽上萬物散殊所該甚廣方本異而類同則聚在天則星皆拱北在地則水皆向東在人則君子小人亦各從其類物本同而羣異則分在天則參商不相見在地如河濟清濁之分在人如禽跖牛麋之異皆是鄭孔指禽獸草木似未該也君臣定貴賤位大小殊卽上

書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

十一

禮制行焉總之禮未制而天地之尊卑動靜已儼然
一禮聖人因之制禮正君臣之等明貴賤之位辨小
大之宜類族辨物使各得其所亦如在天之成象在
地之成形者然是禮未制而聖人之禮在天地禮既
制而天地之別在聖人也

地氣上齊節

此節言樂未作而天地之雷霆風雨已藹然一樂聖
人因之作樂清明象天廣大象地奮發象雷霆周旋
象風雨終始象四時文明象日月其百物不失亦如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
十三

樂著大始節

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此本其語著猶知也居猶作
也陽輕清故以著言陰厚重故以居言耳鄭讀此著
字爲直畧反已誤張氏彭氏并下二著字亦誤之何
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言天地之閒一陰一陽變
化流行乃周子所謂互爲其根張子所謂兩在故不
測之意鄭指百物已滯孔疏則愈泥矣

右樂理章凡九節

孔氏穎達曰此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明王者爲治必制禮作樂張氏守節曰中有三段一明禮樂齊其用必對二明禮樂法天地三明天地應禮樂

此章劉向本作樂理皇侃作樂禮熊安生作樂體張守節作禮樂劉本最先爲得之蓋各有條之謂理天地之位不定則其氣不交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義婦聽之禮不明則亦無以相和故禮先而樂後皆從分處指出所以合來以明樂通倫理之意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

古

故其治民勞者二句

鄭孔於其治字畧讀民勞謂民猶勞苦輔應以治民勞連解謂勤於治民二說相反然樂舞在庭其庭廣狹有定鄭謂人多而相去近人少而相去遠訓綴字甚明輔應諸說非也且怠於治民民心愁怨無制樂賞之之理

大章章之也節

此篇名樂施言德施至堯而備舜亦繼堯所施禹亦大堯所施至殷周而繼治以文戡亂以武所施於民

者盡矣

咸池爲黃帝樂而記乃列之大章之後故鄭以堯時增改言之然無可考姑存以備參

是故先王有大事節

大事及大福義陳氏本大宗伯言之鄭張特舉其一耳

右樂施章凡六節

孔氏穎達曰此論樂記第四章名爲樂施施者用於天下此章中明樂施被之事也本是第二前旣推樂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

五

理章爲第三此爲第四亦明禮樂旣備後乃施布天下也張氏守節曰中有三段一明施樂以賜諸侯二明施樂須節旣賜之所以宜節也三明禮樂所施各有本德本意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節

本之情性指先王性情之中和以爲作樂之本者非但以民生血氣心知之性言之度如律始於三寸九分極於九寸而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則又其數也禮如音之君尊臣卑民貴物賤而君不可驕

臣不可亢民不可勞物不可匱則又其義也先王既本之性情以立其本又稽之度數制之禮義以極其詳則於生氣之和五常之行人與天合天以人行使稟於天而爲陰陽稟於地而爲剛柔者皆無偏倚駁雜之差別四氣之在吾性情者條暢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度數禮義者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則其樂真可樂而可用之以善民心矣

• 然後立之學等節

此乃言以樂教人也立之學以爲教之地立之等以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

十六

爲教之方節奏以始終之次第言故欲其廣文采以宮商之倡和言故欲其省文采卽節奏之合也存於心爲德如仁於父子義於君臣見諸事爲行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德本厚而樂以繩之使厚者益厚德必見於行而樂以倣象之使皆可依據而行如上生下生卽父子之親而餘遞疏旋爲宮者卽君之貴而餘遞賤黃鍾陽之長林鍾陰之長而餘遞幼黃鍾以大呂爲妻大蕤以夾鍾爲妻是五常之德五倫之行無不形見於樂也舉此以教不誠可以善民心哉

右樂言章凡七節

孔氏穎達曰皇氏以爲是樂言之科自民有血氣至禮慝而樂淫論人心不同隨樂而變是故其聲以下論作樂不得其所則滅和平之德 張氏守節曰此第五章名言樂明樂歸趣之事中有三段一言人心隨王之樂二言明王制正樂以化民三言邪樂不可以化民

樂言當作樂形聲之誤也先言樂因人性感物而心術形後言樂正則倫理皆形見於樂故以樂形名篇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

十七

張氏作言樂則尤誤

奮至德之光三句

君子順氣成象至心知百體無不順正則德至矣然後播之於樂以奮其至德之光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故有以動四氣之和而萬物之性之正理遂於是著也至德當緊承順正行義鄭以屬天神地祇似稍隔

是故清明象天節

此一節申言動四氣之和

故樂行而倫清節

此一節申言著萬物之理蓋耳當聰目當明血當和氣當平者萬物所性之理惟爲逆氣所感乃失其性而其理迷若不可知故必動四氣之和而其理乃著馴至於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則知樂之所感大矣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節

前言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此言廣樂以成其教者萬物之理各以其類相動故必親比於善之類而後可以成我之行至於德成而移風易俗則廣樂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

經要說樂記

上

六

以成其教我又足以動物所謂成已而成物也人之情無不求樂特小人無君子道之遂至以欲忘道反惑而入於不樂耳君子以道制欲德至而民皆化之遂無人不得其所欲正見反情乃得人情之大公也

德者性之端也節

經文明言志聲容三者本於心不當又以志聲容三者爲本又案諸本俱作樂器惟更記說苑作樂氣張輔二氏皆以氣釋之其說亦似但細玩記文以志承性之端以聲容承德之華則末二語自當承樂器言孔

疏作器蓋有本也張輔據史記說苑改經字過矣

張三德說亦武斷然其說亦備一義

張守節謂樂氣詩歌舞之德

是故情深而文明節

情反之性則得情之本而情乃深情深則詩言之歌
求之舞動之而文自明矣至詩言咏歌舞蹈之氣皆
盛則化之所及舉萬物而皆各正其性命而化自神
矣蓋承上章奮至德之光而申言之以深探其本也

• 樂也者施也節

德蘊於中樂形於外是樂主於施人以禮來我以禮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

充

往是禮主於報然樂之施雖達於外而達於外者實
本於中心之德是樂之章德實樂其所自生禮之報
雖因乎人而致之人者原以行乎敬是禮以報人之
情亦以反吾心所自始也孔說民樂武德武王由武
功成王業只說得樂以象功一邊與章德似隔

右樂象章凡十三節

孔氏穎達曰皇氏以爲是樂象之科自首至行其義
明樂有姦聲正聲以類相感君子當去姦聲用正聲
也然後發以聲音以下明正聲之道大樂之德足以

安天下也故曰樂者以下明君子小人各有所樂惟君子敦行善樂也樂者心之動以下又廣明舞之義理與聲音相續之事樂也者施也明禮樂之別報施不同 張氏守節曰此第六章名象法人君作樂天地必法象應之中分五段一明淫樂正樂俱能成象二明君子所從正樂三明正樂有本非可假爲四證有本不僞之由五明禮樂之用別

章中實分三節首言脩德至順氣成象而樂興當然之功也次言君子德成而樂以象之末言君子之樂以象德而人又放象於君子自然之符也至樂也者施也二節則樂施篇之文而脫簡在此耳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節

喜怒哀樂之情至變而有不可變者焉中節之和一未發之中也質文損益之理時易而有不可易者焉人事之宜一天則之常也蓋人情之淺深不一樂以統之乃俱得其安天理之幾微易淆禮以辨之乃各當其分然天理之至卽人情之極於理有未協卽於情有不安故禮樂同管乎人情也

窮本知變節

窮本知變四句申禮樂之管人情其下則又推其所
以能管人情也發而中節者情之本而欲動情遷則
變而情失其常惟樂道人情之和有以窮其本卽有
以知其變動而不妄者理之經而色取行違則僞而
失其真惟禮章天理之則有以著其誠卽有以去其
僞此禮樂之所爲管人情也蓋人之情由天地之情
出乾健坤順默運於無爲者神明之德乃天地之情
之本所以立下施上濟其相交而生物者上下之神
乃天地之情之用所以行情之不可變卽理之不可
易人道之君父卽天子臣卽地仁忠慈孝卽神明之
德事使作述卽上下之神特天地無私而人有私則
情之所發未必合天理之公而人之情與天地之情
異矣聖人制爲禮樂舉天地之情依負之而出以天
地之情管人之情使人有所依像凡人心德之不能
自達者禮樂爲達之上下之不能自神者禮樂爲降
興之雖共由者不過絃舞玉帛之粗而德與神之至
精者凝合無間舉凡父子君臣之交致其情各盡其

道者皆於是領其統會而不可變易也

區萌達

陸氏佃曰區讀如字岐別爲區蓋萌一而區二若今茶言一槍二旗是也

區萌達對上草本茂而言蓋一係屈生一係直出故兼舉菽豆稻稷始該若陸說則於達字中包之矣

樂也非謂黃鍾大呂弦戈干揚也

孔氏穎達曰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

干揚對弦歌則揚當爲干戈戚揚之揚陳氏澠謂干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

三

揚皆舞者所執是也孔說誤

右樂情章第七

孔氏穎達曰皇氏云此章爲樂情 張氏守節曰上

章明象象必見情樂變則情變故此以情不可變言

之中分三段一明禮樂情達鬼神二證禮樂達鬼神

之事三識禮樂之本可尊也

此章承上二篇禮樂之情天地之情而言宜居第四

篇首言禮樂之情通乎天地後言禮樂之情超於器

數蓋惟俯天地之情故能管乎人情也其下乃以樂

象章反情和志繼之見器數亦正所以象此情耳

治亂以相二句

張子曰治亂以相爲周召作訊疾以雅爲太公作
自前先鼓三步誤以大武釋之延及此章亦以周召
太公爲說皆誤也

溺音節

先必有淫溺煩驕之志而後成此好濫燕女趨數敖
辟之音此樂之失人感此好濫燕女趨數敖辟之音
則亦起淫溺煩喬之志故用樂者當戒淫色害德亦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 三
以音之流蕩其感人必至此正不必求其人求其事
以實之孔謂淫佚女色之外更加煩志喬志反岐而
二之矣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

欲民平好惡必人君自謹其好惡此前後血脈貫通
處

賓牟賈首節

竹書紂五十一年乃武王之十年冬十一月諸侯會
師孟津請伐紂武王諭以紂不可伐而還紂殺比干

囚箕子微子出奔武王曰紂不可不伐矣明年春警諸侯師秋伐殷師次鮮原蓋會師孟津諸侯皆請伐紂而武王不許者三仁猶在庶其改之也至比干死微子亡不得不伐矣然春警師師未起也秋師起矣猶次鮮原未行也蓋以箕子尚囚紂若免而出之則猶或改於萬一也紂終不悛且恃其如林之衆以相敵不得已十一月師渡孟津而紂亡矣故始之備戒之已久象春警師也咏嘆之淫液之遲而又久象師次鮮原也發揚蹈厲象師渡孟津至於牧野詩所謂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

音

時維鷹揚也武王革殷其不得已之心皆形見於樂賈所答皆非子反覆明其遲之又久之故而非病不得衆非恐不逮事皆見孔謂賈上兩答是亦誤也又案咏嘆淫液聲淫及商皆謂歌聲大武六章皆歌者在堂上舞者在堂下歌者自歌舞者自舞特其緩急疾徐皆相應而當日情事自見耳國語牧野之事音皆尚宮周官大祭祀之樂無商而當時有淫而及商聲者故知非武音若武樂果有此音則武王殺伐之心動而志荒矣賈知武王無此心故夫子亟許之

武亂皆坐

鄭氏康成曰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陸氏佃曰凡華亂者使坐則定

爾雅釋亂治也又樂之卒章也前經云復亂以飭歸卽此義蓋不如此不足以成周召之治也若如鄭注則盡美如大武亦有失行列之事乎且失行列又何

以成周召之治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及久立于綴二句

鄭子以崇絕句語意不全以天子屬下句謂王與大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

三

將夾舞者振鐸尤非是孔以久立於綴爲未舞得之張子屬之復綴爲六成事未確

陳氏祥道曰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則又自南而北爲七成此二表至三爲八成則地祇皆出若九變又自三表至北表爲九成人鬼可得而禮焉武始而北出則至二表矣再成則至三表三成則至四表四成又自北而南至二表五成而至三表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則復初表矣此樂終而德尊也

舞之周旋象風雨則每成中必有許多迴旋曲折纒

成舞法若如舊說則自南而北自北而南合六成只
走得一遍恐未必然若如陳說則六成已完八變九
成又走半遍成何舞法

名之曰建櫜二句

陳氏滯謂名之曰建櫜句錯簡移置包之以虎皮下
此因鄭讀建爲鍵而誤也考家語史記韓詩外傳文
益與此同安得四書同錯簡乎蓋名命也武王既告
武成大封諸侯而命之曰自此鍵兵櫜弓無復事矣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語意極順王肅說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

三

可通而近巧

王取櫜弓矢
建諸侯義

祀乎明堂二句

明堂之禮先儒皆謂周公之事故宋神宗詔謂文王
宗祀乃在成王之世錢公輔曰以周公言則嚴父以
成王言則嚴祖今觀明堂之祀與散軍郊射裨冕搢
笏同稱明是武王之事孝經所謂周公其人者言周
公相武王以成大業如嚴父配天之舉非武王不能
爲亦非周公不能贊成之故夫子特歸美周公非謂
周公嚴父也明乎此不特知宗祀明堂爲武王之事

卽中庸追王上祀亦非但周公之事矣

致禮以治躬節

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無外之非內也禮樂之切於身心者如此

故樂也者動于內節

言以禮樂治身心則其感人者如此

樂也者動于內節

言禮樂之道相濟治身心者必相濟乃不偏此以上並論禮樂以下又專以樂言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

三

夫樂者樂也節

此上言樂因人心而作

行其綴兆

鄭氏康成曰詩云荷戈與綴孔氏穎達曰毛詩作荷戈與祓鄭見齊魯韓詩不同

齊魯韓詩俱失傳是祓是綴俱不可知如以理論則候人所荷當是祓而非綴或其本誤祓爲綴康成未之正遂承誤言之耳

右樂化章凡八節

鄭目錄第七史記樂書第九吳氏澄改居第八張

氏守節曰此第十章名爲樂化章第十以化民故次
賓牟賈爲第十也其章中皆言樂陶冶爲善也凡四

段一明人生禮樂恆與已俱也二明禮樂不可偏用各

有二失也三明聖人制禮作樂之由也四明聖人制禮

作樂天下服從也案此總論樂之本末功效蓋通

前七章而發其未盡之意也首兼論禮樂於人身心

最爲切要後專論樂始於人心之動中於感人之效

終於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以通結前文白虎通引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

三

後半爲孔子語

師乙節

此章脫簡鄭依史記樂書正之是已陸氏佃移夫歌
者二十八字在寬而靜上細味之直已陳德言有是
德則宜歌是詩下節言歌是詩乃能保是德位置正
有餘味陸又易之非也陳澹本亦從鄭氏

上如抗節

抗隊七音鄭孔以人心言方郝以歌聲言似方郝爲
是上下曲止歌之能事畢矣倨中矩申言止方則止

也句中鉤申言曲圓則又轉也端如貫珠申言上下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似有兩端而其實兩端之中如
珠之貫纒而上又纒而下也子貢問樂是此一篇之
名古書名篇多在後前十篇已刪此偶存耳鄭從爲
之辭鑿矣

右子貢問樂章凡三節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樂記

无

青照堂叢書

劉捷三鈔存

姪照清校梓

御案七經要說

禮記

朝

李元春詳編

大荔門八

梁飛鵬校字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

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鞶有祿緇布

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

入適所殯唯鞶爲說於廟門外

鄭氏康成曰綏旌旗之旄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

陸氏佃曰綏旒也以其旒復旒北方之物也死無乎

不之號而復之則其旌宜以死者所首之方而已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一

胡氏銓曰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爲綏竊謂王制明

堂位夏采所云讀作綏可也此復魂旒在車當爲執

綏之綏杜子春說是裳用緇則鞶與祿皆赤以玄纁

對耳大夫以白布爲鞶豈亦因染赤得名乎

去旒周禮無此說諸侯之旒如其命數豈有欲其望

見而反反去其可別識之命數而存一不可別之旒

乎陸以綏爲旒胡以綏爲登車所授之綏俱非 又

案不毀牆鄭說可通但旣大斂有棺則必毀廟門西

牆乃入所謂入自闕升自西階也方小斂則無棺不

必毀牆所謂入自門升自阼階也此或以未大斂者言歟

士轉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方氏慤曰大夫以布爲轉則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爲屋則不得用素錦矣蒲席爲裳則不得用緇布矣此皆降殺之別也

孔疏不言諸侯之轉用帛方氏說似與之異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

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二

周禮宮正大喪則授其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注親貴者居廬疏賤者居堊室喪大記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今細案之廬也堊室也公館也居之三等也始死也卒哭也練也終喪也喪之四節也爲君皆斬衰而五服之內五服之外親疏之等也朝廷之大夫一等都邑之大夫及朝廷之士一等都邑之士一等下邑之士一等貴賤之等也子親朝廷之大夫貴必居廬以終喪五服之內都邑之大夫朝廷之士始亦居廬卒哭居堊室此所謂大夫居廬鄭氏所謂未練

時也既練則都邑之大夫朝廷之士皆次於公館以終喪矣鄭氏所謂練而猶處公館者也五服以外之親都邑之士則始卽居堊室此所謂士居堊室卒哭居公館此所謂士次於公館練而歸此所謂士練而歸者也若下邑之士則堊室之地原無可容始卽居公館卒哭而歸大記所云者是也鄭孔條貫本極分明但鄭孔不言天子諸侯禮異熊氏則謂天子之士居堊室諸侯之士乃有居廬堊室之不同雖無明據但天子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人多則朝廷之士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三

居堊室容有之諸侯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則親近之士始居廬卒哭居堊室亦其宜也郝氏謂士初喪卽居堊室無卒哭一層則與天子同與鄭孔與熊皆異應氏謂諸侯之士多不止二等則天子之士更多矣上士中士下士原不止二等也且士之入臨者原止縣邑之長非人人盡來其次卽可攝事不患一邑之事盡廢也况卒哭而歸又明有據乎安得以

此駁注疏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

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
如士服

後言端衰喪車皆無等而儀禮喪服傳言大夫士禮
別異亦多獨喪服之升數無異文是鄭所云縷如三
升半者無確據也王子雍闢之是已但此經文言士
服大夫服則異者在服而王但以素弁素委貌別之
於經意却未盡喪車無等而周禮言王喪車五初喪
蒲蔽犬禭士唯此一車是無等者又有等矣豈所謂
負適與衰之制尊者長廣卑者短狹與其受服亦有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四

緣飾之不同者與孔疏申鄭而詳載王說并及張杜
服之異於鄭則其微意亦不深以鄭說爲然矣聞傳
所列精粗鄭以爲降服正服義服之別陸以爲士大
夫天子諸侯之別則以彼注與此孔疏正服義服附
合爲一亦似可通也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舊本此與上文爲一節蓋承上以服言之儀禮喪服
傳父之所降子不得不降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
蓋大夫之子厭於父故從父服所謂服大夫之服者

此也若如注疏說則大夫子皆得衣冕服矣而可乎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也使其子主
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命士以上唯主適子之喪以下則子之喪父皆主之
而亦有不能主者則其子爲大夫也蓋士攝大夫唯
宗子今此爲大夫之父者非宗子而以大夫禮行是
擅自爵也以士之禮行是擅貶君所爵之子也以大
夫之禮處子以士之禮自居是以父而屬於子也三
者皆不可故使其子主之無則爲之置後者大夫得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五

立三廟大夫不可無後也孔謂所置之後暫爲喪主

悉誤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
縹布冠不韠占者皮弁

鄭謂麻衣卽白布深衣郝氏駁之謂麻者首加麻經
則當卜時主人且免經豈有有司反加經之禮鄭謂
布衰以布爲衰綴麻衣上郝謂布衣衰其衰衣成布
則經言麻衣者多矣安得於此句獨割裂乎郝又援
練筮曰主人要經爲據不知小祥之祭感時以思親

也故從凶多筮宅爲親千百年計安固也故從吉多
義有不同故也 又案有司筮史皆私臣有服者故
半吉卜人占者非其臣故全吉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

書

既夕禮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鄭注以往來爲節抗
重出薦馬馬出駕於門外徹者入踊如初包牲於此
若云哭踊薦馬者出似薦馬者俟孝子踊乃出若云
薦馬者出哭踊又似孝子之踊以其出爲節故記言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六

薦馬者哭踊出言薦馬者當哭踊時卽出也敖繼公
則謂此哭踊是薦馬者哭踊喪無人不盡其哀也亦
可通但既夕禮凡踊皆指主人此踊又在徹者入下
恐不當屬之薦馬者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士喪禮卜日族長泄卜宗人命龜卜人坐作龜此其
事也此大宗人者卽族長與

夫人稅衣揄狄稅素沙

此舉裏以明與諸侯之冕服禪袷異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
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天子諸侯皆君也其貴絕族萬無可易牲而禘之理
大夫雖貴於士然皆屬人臣故可易牲而禘 又案
禘以爲祭也新主之遷必入祖廟殤與無後禘食亦
於祖廟故必附之祖耳若高祖之祖久已無廟禘之
何爲且大夫以別子爲祖者不必禘廟適士得立二
廟官師得立一廟者亦不必禘廟又大夫賜氏則各
爲族恐不可以此族之孫禘彼族之祖則易牲而禘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七

正可濟禮之窮此等處正當觀會通以行其典禮

•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
• 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
穆之妾

妾母不世祭禘之何爲禮亦有易牲而禘於女君一
條當酌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
子附於公子

母自入廟後鋪筵設同几自忌日外無專祭矣況女

子未嫁及既嫁未三月而反葬必無世祭祔之何爲
若公子之君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
者則有公子可祔矣若別爲小宗則不必祔兄弟之
爲公子者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古諸侯三年喪畢乃以士服入見天子而受命豈有
未葬甫葬而出與他國之會盟者待猶君謂其國之
臣民耳而諸儒必援左傳諸國會盟以相証其可訓
乎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八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
易

論恩則三年重於大功論服則麻重於葛此以大功
之麻易三年之葛降服之麻重也餘九月則麻葛兼
服之輕重同也大功之繩屨與三年之練屨正同則
不易三年之練屨以三年重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

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此兄弟之殤亦謂此殤於已爲兄弟行輩耳非必定

是兄

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方氏慤曰妾之喪祔於妾祖姑之廟故其夫自主而祔之非尊妾也尊祖而已練祥則使其子者畧之也妾祖姑無廟方說未確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九

鄭氏康成曰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節也遂之於墓者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疏亦虞之以喪事虞祔乃畢孔氏穎達曰此明奔兄弟喪之法見喪者之鄉而哭此謂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不同者此經謂降服大功者若如此則兄弟之名通輕重也適兄弟之送葬者此兄弟通總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不及喪柩在家主人葬竟已還送葬之人值於路不得隨孝子歸仍自獨往於墓也兄弟疏者謂小功總麻

彼既無主雖服總小功之疏亦爲之主虞祔之祭死者子幼或有妻則總小功之兄弟來主其喪必至小祥死者無妻子則但至虞祔卽無服者亦然以送死之事至虞乃畢也以虞與祔近故注連言之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總冠縹纓大功以上散帶

小功服輕小斂卽絞大功以上服重成服乃絞至葬後卒哭則男子俱易葛帶大功以下女子亦葛帶矣遣車視牢具疏布轉四面有章置于四隅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十

周禮上公九年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左傳天子十二牢此經言遣車視牢具則如命數可知鄭謂喪禮質不視命數諸侯之大夫與天子大夫同夫復之人數襲之衣數皆如命數安見喪禮質不如命數乎天子之元士視子男可謂諸侯之大夫五乘而天子之元士不一乘乎孔疏天子上士三命得有遣車諸侯士賤無有則又論命數與鄭異矣疑不若郝說爲當也諸侯之士有命有不命命士則遣車如其命數不命之士則無遣車其牢具直持之耳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祭稱孝孫孝子孔疏止舉卒哭極密蓋主入廟則天子稱孝王矣

醴者稻醴也甕甗簋衡實見閒而后折入

續漢書禮儀志下明器簋八盛容三升黍一稷一麥一梁一稻一麻一菽一卜豆一甕三容三升醢一醢屑一黍餼載以木桁覆以疏布甗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孔疏所云甕者盛醢醢者盛醴酒簋者盛黍稷得此可以爲證衡仍作桁康成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七

以漢人解周禮仍漢制故也

重既虞而埋之

埋重之地賈逵云壁兩楹閒何休云廟北墉下與鄭異疑何得之蓋所埋之地必踐踏之所不及也然無考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應氏謂賓亦於是拜死者吳草廬辨之謂儀禮喪禮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

主人拜送門外及後凡禭賻儀皆大略放此由此觀之古人弔賓之禮於生者只有慰問之辭於死者只有禭賻之物及哭踊馮尸之節而已並無拜祭於死者之禮故楊氏復曰今世俗弔賓來見几筵哭拜主人亦拜謂代亡者答拜非禮也旣而賓弔主人又相與交拜亦非禮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衽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會子曰不襲婦服

彭氏繇曰三禮圖注祿衣裳當玄端處生時玄端衣裳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三

別及死而襲玄端連衣裳與婦人祿衣同故雖男子玄端亦名祿衣也會子譏之者非譏祿衣譏用纁衽祿衣纁衽是婦人嫁時之服亦非裳衣故會子譏襲婦服

稅衣黑衣男婦通用惟婦嫁則緣以纁耳王肅以衽爲蔽膝非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鄭氏康成曰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

詳曾子問互考自得之

公襲卷衣一袞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

弁二袞冕一裘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公襲端衣弁服冕服不一等故先用朱綠之雜帶而

重加大帶之素者於朱綠帶之上若謂重加於革帶

上則本文不言革帶也孔疏言此衣之小帶散在於

衣已與鄭義異矣又考士喪禮惟言緇帶不言革帶

蓋革帶以繫佩襲不用佩故卽以此帶代革帶爲重

帶與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三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士喪禮陳小斂衣衾卽言苴經下本在左散帶垂長

三尺牡麻經右本在上亦散帶則未小斂已散帶矣

鄭注因言首之環經故并腰之散帶言之猶士喪禮

之言經因及帶也黃氏裳之疑未審耳

魯人之贈也三袞二纁廣尺長終幅

疏祖奠公賄賓客贈奠於輓左及邦門公又使人贈

實於棺蓋公賄贈皆袞纁束五匹爲束袞三象天纁

二象地其廣皆二尺二寸長丈八尺爲制今袞纁廣

尺長終幅是不誠而非禮矣

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舍相者入告出曰
孤某須矣舍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舍者
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
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

自西階以東

鄭氏康成曰春秋有既葬歸舍贈襚無譏焉

孔疏案左傳隱

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也公羊亦云不及事皆譏其緩鄭云無譏者據穀梁云宰咺言來得周事也所以不譏者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於成周欲崇禮於諸侯故原情免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四

孔氏穎達曰宰夫朝服卽喪屨者宰謂上卿也言夫
衍字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宰著朝服若新始
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

孔又謂此喪久故子親受若新喪不親受豈有鄰國
以含襚贈贈來而子不見賓者見卽親受矣蓋大斂
後卽殯鄰國來弔多在殯後故本文致含致襚皆曰
鄉殯卽執紼亦在殯之紼原不必久也若葬後則緩
爾當譏矣鄭以既葬言之孔又援穀梁證之轉疏矣

隱之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豈新有幽王之亂乎

又宰夫朝服孔疏據下宰舉璧與圭謂此宰是上卿夫字衍攷春秋時惟宋吳有大宰餘國無稱上卿曰宰者周禮冢宰下有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小宰受含襚幣玉之事宰夫掌弔幣器財用則下所云舉璧與圭當是小宰餘皆宰夫初非上卿也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綽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五

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此鄰國君不來親弔遣使來弔是在將葬之時五事
並行故曰凡將命鄉殯將命亦有既葬而來者故舍
禮有曰既葬蒲席其將葬而來使舍使禭使贈者舍
不及斂禭不及殯贈不及葬矣使者上客爲正其餘
皆介也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弔亦上客而
不言上客弔亦慰生一事而已餘皆以哀死但贈舍
禭猶致其物臨特致其情臨於事尤重故特言之也
贈以上介則舍者次介禭者四人自次介以下子男
則未介及行人宰史爲之已臨禮特重故文尤詳稱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十六

君命三而孔乃比之私覲誤矣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

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下當父母之喪則除諸父昆弟之喪如除喪之服則
當大喪亦爲親者除服也彼文不言葬則葬一耳父
尊于母卽母未葬亦無不得服祥服之理如孔說則
父反諸父昆弟之不若矣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
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惟君喪則父母之喪皆不除不敢私喪也父母喪總小功不除不以輕喪閒重喪也長中殤降而在緦小功者則除之本服重也

如三年之喪則既顛其練祥皆行

三年之喪統父母及適長子言之既顛謂既虞卒哭男子易腰經女子易首經以葛時也此時哀猶重疑練祥吉祭未可行而皆行者均三年喪其輕重等且卒哭後此新喪亦以吉祭易喪祭也若練祥在未葬前則不得舉哀正重也至既顛亦可補行之以重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十七

不可不除也又注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孔子引庚熊二氏說皆據父在不爲長子三年疑父字爲誤案先喪長子既期則服已除斯已矣若未期而父又喪則所以爲子三年者本以繼禰之故今禰沒而繼禰之宗先沒或以哀禰之故而伸之故并言父也與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禮三年喪畢然後遷廟時有祫祭穀梁傳大事于大廟是也此練而壞廟不免太遽孔以壞廟卽遷廟未允也又祖未入廟似未可耐而孫必耐祖當卽於殯

官祔之孔謂就王父所祔祖廟中祔祭王父幾似孫
與祖竝祔於高祖與本文祔於王父不合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
如始卽位之禮

外喪如母黨妻黨亦哭之別室而孔疏言兄弟喪在
遠者以兄弟親必有三日五哭若異姓則小功緦而
已一哭可止無明日之哭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

敬爲上卽曾子所謂慎終朱子所謂喪盡其禮附於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六

身附於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爲最難事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二句

君子不奪人之喪二語恐當在後三年之喪祥而從

政節下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聖室之中不

與人坐焉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

門疏衰皆居聖室不廬廬嚴者也

禮以防德非徒外之文旣練居聖室悲憂則旣殺矣
使以見母而時見其內之人哀敬之心移焉雖強居

於外猶之乎作僞於其親也故見其母有時其入也有時其出也有時而母以外不得見所以示人心之危而俾自循省也

妻視叔父母姑姊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姑姊妹之服降於昆弟殤服降於成人然服降而情之哀痛不能降也若妻與伯叔母其服制哀情有不同矣而云妻視叔父母以抑其情之私或爲厚於妻薄於伯叔者言之也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九

不飲食也

孔子曰居君母與妻之喪居處飲食行爾禮爲兄弟期縣子曰期之喪如刻胡可比也儀禮凡小功者謂之兄弟此兄弟或汎辭與不然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豈僅發於顏色者不飲食而已邪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

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此亦申內除之意免喪則服除矣而餘哀之款曲猶如此是除外也直道而行謂服除而哀亦除內外正相當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鄭氏謂前夕服朝服明日卽服朝服以祭陸氏謂明晨猶服練服祭乃易朝服攷周之祭逮朝及闇是昧爽卽祭矣安有祥日先服練服及祭乃易之時乎陸說未是

子游曰旣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三

上經惟言朝服此言旣祥則當縞檀弓言祥而縞小記言除喪之祭朝服縞冠閒傳言大祥素縞麻衣蓋古朝服皆用麻朝祭衣與裳別燕居衣與裳連緣以采曰深衣緣以布曰麻衣祥祭用朝服燕居用麻衣其冠則縞冠如是終月已耳未必有六變服如疏所云也鄭注將軍文子之喪主人深衣練冠謂從未來弔者此不當縞謂前會來弔此時以賵贈來案古惟至親而地近則於襲致含於斂致襚於葬賻贈其時異若疏且遠則諸侯使人弔含襚賵贈同日而畢事

恐無既嘗來弔而賄贈遲之既祥乃來者不若陸氏
他喪有服父母之喪當除必服其除服既除而反他
喪之服爲明著也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

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士喪禮當斂有大夫至則告卒斂主人奉尸斂於棺
踊如初無算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蓋蓋棺
時踊猶不絕以降拜大夫故絕之而拜拜竟復改升
堂視碑設熬乃塗踊無算卒塗置銘主人復位踊襲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三

所謂改成踊乃襲也士則於此乃拜之既事者小斂
之事至奉尸俛於堂而畢大斂之事至殯塗乃畢也
鄭注但言大小斂陸注意似斂衣衾竟即可拜大夫
誤矣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
轂而輅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

喪服傳云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擔主也非主而杖
輔病也然則制禮之初賤者不杖矣此記以爲始於

武叔未考耳 擔假也假之以杖尊其爲主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問卽如何不淑之弔辭賜卽賄賻贈諸禮言此來問來賜者非爲人喪而問之賜之與則其惠不專於已而施及先人故必拜之與遺之酒肉僅爲恤其身之病瘠異也蓋酒肉之賜唯君命拜朋友不拜矣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則弔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三

父母妻長子皆三年者也故皆有禫但父與長子皆三年則情已申故禫卽在祥月中所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也母爲父厭而期其情未申故禫在練後四五月以微申之也若餘期則無所謂練無所謂祥亦無所謂禫矣故鄭於此惟以父在爲母言之長子不爲後則降期與庶子同無禫矣妻有母在不禫厭於母也宗子母在爲妻禫以代母主祭收族尊之故申之也然妻之三年惟見於叔向之語而喪服傳齊衰三年條無文齊衰杖期父在爲母條父必三年

然後娶達子之志也語則所謂三年者必以三年後娶耳非實有三年之服而降之也十一月練十三月祥十五日禫非所施於妻故鄭惟以父在爲母言之而孔疏亦曰父在爲母其禫也父主之則所謂爲妻禫者亦子之爲母禫而夫特主其祭耳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

呂氏大臨曰功衰弔下脫一不字此謂卒哭之受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三五

疏以此功衰爲姑姊妹無主既葬後之受服呂謂此爲卒哭之受服則三年喪小祥既受服矣而又以爲卒哭之受服何邪且既不往弔矣又何從在彼聽事乎則脫不字之說亦非是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

辟涕泣而見人

士相見必執摯執摯則備賓主之禮言大功既葬人請見則見之而以禮來者尚辭之不見若曰他日某

將走見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鄭氏康成曰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 孔氏穎達曰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與此不同者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總云三月也若大夫士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三十四

本文無庶人字且從政謂爲大夫朱子有明訓矣公羊傳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閔子騫腰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是三年不從政古之正禮而練而從政者大率起於周之世官也王制之言正矣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卒哭而諱令於宮曰舍故而諱新高祖以上親盡不

復諱是高祖會祖禮當諱孔謂父之王父母於已爲
會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恐非也又其所謂正服
小功者從至親以期斷推之謂父當期祖當大功會
祖當小功耳聖人制禮定父斬衰三年祖齊衰期會
祖齊衰三月以明尊親之大義可云父正服期當以
期爲例乎則其比例亦非也或曰諱及高會者天子
諸侯禮大夫三廟諱不及高適士二廟諱不及曾尤
非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三五

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旣卒
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父小功謂已服輕而父小功如已爲族會祖父母總
而父皆小功也已小功謂父服輕而已小功如已爲
從父兄弟之子外祖父母小功而父皆總從母小功
而父無服也言齊衰以上服重必不可行冠昏諸嘉
禮若大功至九月之末則服本輕於期而月數亦將
盡則冠子嫁女或可行之而取妻猶不可爲冠嫁施
之子而取則身之也至於小功則服更輕疑冠嫁取

無不可行然猶有辨焉家統於尊父有小功之服則亦未可行必待父小功之末乃行也若父服輕而已小功如從父兄弟之子其屬已卑外祖父母從母則外族異姓雖卒哭亦可行不待小功之末也惟下殤之小功則由期而降其服本重斷不可矣鄭注以未與卒哭爲一孔疏以父小功已小功爲一似皆未分明。

凡弁經其衰後袂

孔氏穎達曰此三衰大夫以上後其袂若士則不後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三

也周禮司服有去端士不後故稱端

不後稱端似已但司服去端固爲士服而玉藻所謂朝衣端夕深衣者亦大夫士共有之服也若謂士不後故稱端則後袂之大夫何以亦曰端以臆爲說其病如此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

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

小功至不絕樂

父所爲三年斬母三年齊或期妻亦正期則父母妻

之所服亦我之所有服降殺止一等耳故我服卽除而父母妻有服必以其哀爲哀順其志也然而父尊母親妻敵又各有等焉宮中廣言之不止聲聞之地也聲聞稍遠不止其側也至於大功則稍疏矣彼之所戚或我無服或我小功總而服已除故惟將至爲之辟琴瑟耳孔謂異宮之子得舉樂則宮近者或且聲聞奈何

黃氏辨之極是然訓父持服在宮中亦鑿也以宮中聲聞其側側看自明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三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菲卽菅屨也斬衰菅屨外納陸德明作屣釋文云本又作菲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鄭氏康成曰由用也言知此踊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陸氏佃曰疏衰大功文也踊絕不絕情也伯叔母之

喪文至而情不至。姑姊妹之喪文不至而情至。知此者則凡於禮知由於內矣。故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若夫徒文具而無至誠惻怛之實，失是矣。吳氏澄曰：知此二者則知哀之淺深，由乎其中之情也。豈由乎外之文矣哉！

子游言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徑情直行，戎狄之道。是孔子稱其由文正美，其不直情徑行，鄭注是也。陸吳說正相反。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美

周禮春官典瑞：大喪共飯玉，舍玉則天子用玉儀禮，士喪貝三，實於筭，則士用貝。與大戴記同。是周禮無疑檀弓米貝，或舉下以該上，故鄭於彼不疑，此明言天子至士，故鄭舉周禮以正之耳。而疑爲夏禮，不必舉彼駁此。注又析言之，則碎玉以雜米，曰飯，琢爲圭璧以拄頰，及中曰含，合言之，則通稱也。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

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

大夫五諸侯七

左傳疏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鄭謂卒哭別有祭敖繼公謂末虞卽卒哭非別有祭夫諸侯七虞止十二日天子九虞亦十六日止矣安能越一月乎是當別有祭也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禭禭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此節當在弔者卽位章首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

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完

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儀禮女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賈疏曰若天子之女嫁於諸侯諸侯之女嫁於大夫嫁爲夫斬仍爲其父不降知者以其外宗內宗及與諸侯爲兄弟者皆斬也如賈疏則女子亦有出嫁爲父不降而服三年不僅以本親言矣然卿大夫爲君斬妻從服爲君期諸侯爲天子斬夫人從服爲天子期內宗外宗之女旣嫁皆從夫爵則皆期究未有爲父仍服三年不降

者不知賈氏何據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

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

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

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

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既得之謂有其行如先剛直而後脂韋先潔清而後

汗濁先勤敏而後怠弛比晚節不終皆是也恐不當

專以位之得失言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三

孔子曰凶年則乘騫馬祀以下牲

王制凶年不儉所謂下牲者乃如其本分應用之牲

而不必擇其肥臚中選者耳然說苑引曲禮有上牲

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語是降等亦未嘗無

是禮也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

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春秋魯郊未有以周正子月至日者鄭依經爲說非

也周公說明堂位詳之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此外宗當止指君姑姊妹嫁本國大夫其所生女仍嫁本國大夫者而鄭兼及舅女從母孔謂諸侯不內取則君之舅女從母不得在中國大夫不外取則舅女從母又不得來嫁本國大夫無從爲君夫人服雖熊氏有他國本國皆服之說然身爲他國大夫之妻而爲此國之君夫人服齊斬不嫌於所居國之君夫人乎故引賀譙說以正之而但云賢者擇之疏例不駁注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三

管仲遇盜取二人

或謂此二人特爲管仲所舉耳未嘗仕仲爲家臣也與違大夫之諸侯稍別不知記明言仕於大夫則不得謂之未嘗仕仲也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

等

陸氏佃曰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藻皆九寸問諸侯朱綠藻八寸蓋上言所以朝之玉下言以聘他

國者也藻八寸則圭亦八寸可知故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頰聘子男執璧以朝圭以頰聘今此言圭則子男頰聘之玉也鄭氏謂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誤矣正言玉也則所謂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主公言之其餘以是爲差上公用龍四玉一石雖曰玉可也故曰藻三采六等據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 陳氏祥道曰纁或作藻纁織絲爲之則圭纁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韋爲之亡據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三

博三寸者主公言之餘以是差誤也惟圭首一致故執一冒以合符若圭首有五等則天子有五冒乎鄭謂藻以韋衣板陳又非之不知崇坵康圭不可以圭置土坵上故先以韋衣板藉玉而玉與韋不相附故以五采之絲纏縛之而因屈纁以爲質垂纁以爲文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節

七出見家語子曰不順父母出無子出淫出妬出惡疾出多口舌出竊盜出王肅注曰不順父母謂逆德

也無子謂絕世也淫謂亂族也妬謂亂家也惡疾謂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謂其離親也竊盜謂反義也或謂無子惡疾豈婦欲哉亦不幸爾奈何出之不知人之聚婦將以繼先祖嗣共宗廟之粢盛也既無以承先祖後共宗廟之粢盛則義固可去矣然古君夫人無子得以妾媵之子爲子如衛莊姜之以完爲己子雖莊公之狂暴未嘗遠出之則禮可知也若魯文公之哀姜有太子赤及弟視仲遂弑之而以無子出詎云禮乎蓋君子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其出也必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三三

有不可不去之實所以爲明決也而出女使可嫁令其以不幸去所以爲

忠厚也必如此而後爲天理之正必如此而後爲人情之安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

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女雖未許嫁年二

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鬢首

孔氏穎達曰未許嫁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既笄後

尋常燕居則去其笄而鬢首謂分髮爲髻紒也既未

許嫁猶爲少者處之案婦人正謂主婦女賓重在

執禮二字謂雖未許嫁必以禮爲之笄也所以不待

許嫁而笄者欲早責以成人之道也而不備儀可乎
燕則鬋首者謂有事時則笄無事則不笄非既笄輒
釋直待嫁而後笄也若云已笄猶以少者處之則是
不以成人之道責之矣笄何爲乎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
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
鄭孔訓會爲領縫聶陳訓會爲繪畫二說似異而並
存正義者韠之身有畫其頸無畫其二者接續處爲
領縫則二說合而義乃備蓋五寸以上爲頸頸兩旁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雜記上

三番

爲肩穿孔以受革帶又加大帶四寸於其上與兩旁
皆紕以爵韋而中畫之其下五寸亦不畫而於接縫
處以下皆純以素其縫之上則皆以五采之紕加其
上以爲飾如弁縫之五采紕也

喪大

記疾病
外內皆

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

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

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

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此與儀禮文小異儀禮云疾者齊養者皆齊二句最

得禮意鄭注云齊正性情也疾者正養者亦不敢不正去褻衣惡其污遠婦人爲其褻此疾者之正也樂散心志撤去之猶祭而齊則不樂此爲疾者亦爲養者也寢東首於北牖下不待疾遠而然廢牀屬纊在彌留之頃望其生故廢牀惟恐其絕故屬纊俟其絕俟字觀鄭注作候當是字誤候占也猶醫家候脉候其生非候其死也持體者若欲持而留之也

室南有牖北無牖鄭注或爲北墉陸氏釋文舊音容是本文作墉可知方氏因俗本訛牖因附會社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卷天記

三五

北牖謂欲君南面視之夫亡國之社乃北牖郊特牲所祭之社亦北墉無北牖也大記統言君大夫禮何獨分此句爲君視大夫疾乎若大夫寢於北則君自南戶入北面視之矣如何能南面乎陳氏滯以北牖爲屋漏亦非屋漏是中霤非牖也又案男女改服亦養者皆齊之意病者旣徹褻加新男女自應改服非專爲賓客來問病也羔裘去冠卽是朝服始死則易白布深衣而扱上衽矣非死而易羔裘去冠也孔

疏誤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衽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復而後行死事檀弓所謂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也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陸氏佃曰主人啼而不哭兄弟哭而不踊婦人哭踊殺於上矣蓋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孔疏明言通上如陸說則主人兄弟皆不踊恐非

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大記

三

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

士喪禮言小功以下衆兄弟此言有司庶士合二說論之則皆在堂下明矣疏說未安七節下疑脫君設大盤四節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

寄公國賓於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士於大夫親弔則

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問喪云親始死徒跣扱上衽交手哭孔疏謂扱深衣前衽於帶以號踊履踐爲妨交手謂交手拊心而爲哭也卽此扱衽拊心

小斂主人卽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斂率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髻括髮以麻婦人髻麻於房中

喪禮主人袒括髮絞帶與婦人髻同時而稍先至其先男子襲經而帶麻者蓋男子所重在首婦人所重在腰括髮與帶麻並行蓋各重其所重耳帶經非男子所重故婦人先之非無絞帶之謂也又男子袒故下云襲經婦人不袒呂亦以襲經言之尤誤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
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
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

熊氏安生以大夫士拜卿大夫屬下爲句孔以大夫士屬上爲句謂大夫士爲先君之臣故嗣君出拜之夫卿大夫士乃同服斬衰者非寄公國賓之爲客者

此也君安得拜之君不拜卿大夫士則夫人亦不拜
大夫內子士妻矣經文當以君拜寄公國賓絕句是
君禮大夫士拜卿大夫以下是大夫士禮夫人拜寄
公夫人於堂上絕句是君禮大夫內子士妻以下是
大夫士禮孔謂不言大夫士文不具誤也

主人卽位襲帶紼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乃奠弔
者襲裘加武帶紼與主人拾踊

孔謂凶冠冠與武連吉冠冠與武不連以玉藻居冠
屬武則禮冠不屬武爲據夫武者冠之下卷上以一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大記

三

幅布襞積爲梁必與武相屬而後冠成若未屬武亦
不成冠矣况居冠屬武正吉時常服而反謂吉冠不
屬武何也孔又謂主人未成服弔者羔裘玄冠顯與
羔裘玄冠不以弔違矣家語季桓子死諸大夫羔裘
弔子游問曰禮與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
是明言不可以羔裘玄冠弔雖始死未成服猶當易
之而往朱子言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是也孔謂此始死子養疾者易之子游問弔者孔子
乃以其子答乎親始死子笄纚則去冠矣豈易玄冠

乎且經言弔者襲裘是弔者原素服但猶裼衣至此襲之也言加武是弔者原素冠但無經至此加經於武也孔謂加素弁於武尤不可解弁與冠異制今去吉冠之梁存吉冠之武又加一素弁其經又不加素弁上而加吉武上成何弔冠又不言易服但加一麻帶於朝服上成何弔服乎郝敬謂加縞武於吉冠亦未確謂加經於縞武則得之

賓出徹帷

賓出徹帷四字當在前與主人拾踊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大記

三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喪有賓客之主有饋奠之主有主饋奠卽主賓客者有主饋奠不主賓客者饋奠惟以親者主之賓客則以爵之尊卑爲衡若爲後者有爵而在外則在家者

雖士於饋奠必主之於賓無不辭者所謂士不攝大夫也若爲後者無爵在外而在家者亦無爵則賓客可主在家者有爵則於賓亦當以主不在辭所謂大夫不主士之喪也則孔疏於有爵無爵皆係爲後不在者言未可非也應氏謂有爵無爵係於弔者則於大夫於士有異禮前已言之矣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禮第有枕舍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六記

卑

孔謂大夫士明日小斂設冰天子諸侯亦三日小斂恐不然夫冰之設恐暑氣鬱蒸尸易腐也士喪禮既沐浴乃設夷槃蓋士卑原不用冰而斂亦速故既沐浴乃設冰耳若天子諸侯三日而斂尚未設冰若當當盛暑尸不已腐乎何以浴何以襲本經言設冰乃牀蓋冰在牀下設冰與遷尸於牀同時必無天子諸侯之用反遲於士一日也

管人及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甸人爲塗於西牆下陶人出重

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
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
拒用巾如它曰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於坎

荀子禮論始卒沐浴鬻體飯哈象生執也楊倞注象
生執謂象生時所持之事執或爲持此經所謂如它
日卽此意 鄭注士喪禮甸人有司主田野者賈氏
疏曰甸人當是甸師之屬是也陶人有司主瓦器者
說文鬲鼎屬實五穀斗二升曰穀象腹交文三足或
從瓦曰甗今案鬲瓦釜卽鬻也下爲瓦竈加鬲其上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大記

壘

爨之謂之重鬲者有二有兩上者小下者大重疊加
之而相間隔下鬲煮者極熟則上鬲蒸者亦熟旁亦
有兩耳可懸也士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間爲塗於西
牆下新盆槃甒廢敦重鬲皆濯是鬲與盆盤甒敦爲
五物不可謂鬲爲甒又重鬲二鬲也士喪禮夏祝鬻
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是也重平聲孔疏以爲縣重
之鬻因爲重鬲亦非也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者疏
引或說取屋外當扉隱處之薪以爲爨備一說耳據
經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扉薪之用以爨則舊說

是也鄭注若云此室不可居故徹之蓋將以爲殯宮
卽遷廟易檐之意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
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
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
妻疏食水飲食之無算

記言衆士食粥又言士疏食說若齟齬故有疑衆士
爲衍文者不知衆士者朝廷之士也士者縣都疏遠
之臣也雜記大夫居廬士居聖室疏以士爲邑宰疏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大記

聖

所謂士卑恩輕者也夫君恩固不可以輕重言然迹
遠分卑固有殺於朝廷之士者聖人因人情而制之
禮其居也以聖室其食也以疏食蓋哀戚由心不容
勉強觀其會通其意固已微矣

王肅云滿手曰溢是也教說因之鄭以溢爲鑑過矣
但鄭所謂二十兩於今不及五兩所謂一升二十四
分升之一於今亦二合一勺耳

旣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知之君
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婦人當未葬之先本疏食矣葬後不復有所加者蓋
弱體食粥固患其或傷食旣可以養生自不必求多
於疏食之外是疏食者強弱之質與主人異旣葬而
猶疏食者哀戚之誠與主人同也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簞席大夫以蒲席

士以葦席

說文簞竹席蒲與葦皆草席黃氏曰抄云簞細蒲次
之葦麓見君與大夫士隆殺之別士喪禮下莞上簞
孔疏士卑不嫌得與君同或記者傳聞異辭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大記

三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袍必有表乃爲一稱男子禮服衣與裳殊恐止有衣
無裳故又言必有裳

大夫之喪將大斂旣鋪絞紵衾衣君至主人迎

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

君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

面東上

士喪禮君釋菜入門注疏訓爲釋菜禮門神也與此
記釋菜之解正同蓋古人蘋蘩之菜可薦鬼神故月

令有入學釋菜之節學記有皮弁祭菜之儀其明證也或謂菜當作采謂時未成服故君釋采色之服而素服以入也抑知君臨臣喪當未成服而往則君仍朝服如旣成服而往則君又白衣疑衰也又安有所爲采服而臨入門時始釋之哉或說謬已

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與必踊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大記

四

馮者俯而就之其統名也馮必當心以我悲切之心致之猶若欲彼知之也撫以一手親之奉以兩手爲恭也拘執旣馮其心又摻其手詩摻執子之袪摻執子之手若與之握別亦執緩而拘迫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由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旣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

儀禮鄭注云倚廬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又云柱

楯所謂梁闇於中門外屋下壘鑿爲之不塗鑿謂之
聖室今合此文推之是初喪之廬東倚東壁西楯
著於地但以草夾障之而北戶旣葬乃舉楯起之下
加以柱使稍高廣旁加壘鑿使稍堅固成室矣而猶
不塗至練則聖其牆使白謂之聖室爲飾也至祥并
黝其地使黑彌飾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
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
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大記

墨

父母旣練而歸期九月者旣葬而歸

吉祭吉禘也謂之禘者以禘視昭穆也蓋三年喪畢
將致死者之主於廟必祧一遠主故因時遞遷而虛
禩廟以待新主之入至此合祭祖廟以審視昭穆當
秋冬則謂之吉禘當春夏則謂之吉禘春秋閏二年
吉禘於莊公襄十六年傳冬穆叔如晉晉人答穆叔
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皆此祭非大禘也但此祭在二
十七月禫祭之後亦必遇四時當祭乃行之魯莊公
三十二年八月薨至閏二年五月裁二十二月而遽

行吉禘故左氏譏其速若僖八年禘於大廟文二年
大事於太廟則又爲大禘與此禘不同諸儒多混而
一之故其說多鑿又從御卽孟獻子之比御乃比次
婦人使之當御復寢乃入內寢卽孟獻子比御而不
入之入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鄭以此文與雜記不同故以此公爲士大夫有采地
者大夫士皆其家臣夫古人名分甚嚴恐無士大夫
有采地得稱公之理春秋惟楚僭王故其大夫僭公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大記

哭

如申公葉公不當以是爲正禮且通篇皆辨君大夫
士之禮不同不應至此忽亂之又檀弓亦有公之喪
諸達官之長杖句公之喪謂君喪安得此獨異訓乎
疑此所指大夫士與雜記大夫士有內外之異耳君
薨未葬以前諸臣以遠近相次入臨至旣葬卒哭則
都邑之大夫猶畱俟練下邑之士卒哭卽歸以治民
至於旣練則任政之大夫猶次於公館以終喪分職
之士可歸其家以治職更有親近之士如僕人射人
之屬亦畱公館以終喪則居堊室與大夫居廬微不

同是此文與雜記未嘗不可通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
於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言大夫士者大夫士期而從政故既練可歸不然誰
非人子適長方朝夕聖室不與人居而庶子獨棄几
筵而歸乎婦人於父母之喪既練而歸今以三年斬
衰而同於降服之女於心安乎公羊傳閔子騫腰經
服事既而曰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
則不歸者其正歸者其權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大記

卷七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
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
外視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視先升自阼階
負墉南面君卽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
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
視祝而踊主人踊
於士既殯而往者禮之常於大夫亦既殯而往者或
君有朝會疾病之事不及其斂也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卽位於堂下主人北面

衆主人南面婦人卽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主人而拜

大夫君必使主人陪其後而拜辟國君也然大夫君拜時主人不拜則亦非二孤矣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鄭氏康成曰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孔氏穎達曰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魚腊亦爲惑蚍蜉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震大記

哭

熬惑蚍蜉之說頗迂熬有盡蚍蜉無窮恐惑之不勝反足以召之矣敖繼公謂孝子不得復奠故置此於棺旁以盡其心似爲近情云

君葬用輶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輶

二綽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綽無碑

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乘車皆高而有輻惟重車則卑而無幅其輪以全木爲之故謂之輪亦謂之輻以迫地而行亦謂之蜃車車中惟此用四輪最安固而不傾故以載棺天子於

輪畫龍有似於盾詩龍盾之合故謂之輶其實輶與
輅一也國車役車也形制並同但或用兩輪不似輶
輅之必用四輪耳以兩輪共一軸故謂之共軸其實
國車團車亦一也鄭孔過泥字形謂朝廟在塗至葬
所三易其車棺升車下車易傾側不幾以人之親疇
患乎禮曰端衰喪車皆無等則所以別尊卑在棺與
棺飾而不在車卽在車亦在畫龍不畫龍及色之飾
其車者而不在車之屢易也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書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喪大記

兕

孟子言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
達於庶人則鄭孔所云棺槨厚薄之異未必確也特
考古者不可不存其說耳

棺槨之間君容椁大夫容壺士容甗

裏槨當與前裏棺同或亦君朱大夫以玄歟虞篋疑
亦前所謂熬加魚腊者士遺車不載糧無魚腊則不
虞篋可知已



